老君實録

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實録卷第五

太上靈寶三洞弟子充行在寧壽觀管轄高士臣謝守灝編

老君憫周衰之末俗益澆訛乃分身住世以拯救之時遯迹陝河之濵不顯姓字人因呼爲河上丈人亦曰河上公嘗以道授安期生安期生後授馬明生馬明生授陰長生陰長生授爾朱先生後莫知其所傳

馬明生明一作鳴本姓和字君賢爲縣吏捕賊被重傷垂死遇太眞王夫人以藥活之君

賢念無以報乞備役使意欲求其治金瘡之方耳不知其爲神仙也服勤歲久夫人見其敬仰靈氣廉謹如初乃謂之曰吾所行之道非高眞不可傳不可以教初學者安期生有金液還丹之法明日生來吾當以汝付之汝隨之久當得其道也明日安期果至夫人遂以君賢囑之君賢隨安期生去事之幾二十年遂授以丹訣鍊成服之白日昇天陰長生後漢陰皇后之親屬少好道術聞馬明生得度世之道乃求執奴僕之役十有餘年明生不教之以道而但談俗事同事之者十二人皆怨恚辭去獨陰君禮敬彌篤明生乃告之曰子眞是得道者乃立壇歃血授以神丹之訣後於忠州平都山修鍊服之白日昇天其自序云惟漢延光元年新野山之北受神丹要訣道成去世副藏名山如有得者列爲眞人行乎去來何爲俗間不死之道要在神

丹行炁導引俯仰屈伸服食草木可得少延不能永度以致神仙子欲聞之此是要言積學所致不爲有神上士爲之勉力劬勤下士大笑以爲不然能知神丹久視長存於是以黃素及金簡寫丹經三通各藏於嵩華及綏山縑書一通付弟子世世當有所傳云

安期生又嘗別授毛翁公毛翁公授樂瑕公樂瑕公授樂臣公樂臣公授蓋公

按史記曰樂毅之族有樂臣公善修黃老言其本師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又曰惠帝元年曹參相齊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

具言之參用其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
漢孝文皇帝及竇太后皆好老子言詔諸王
大臣悉今誦習
史記儒林傳云孝文帝好刑名景帝黜儒
術竇太后好黃老漢書外戚傳云竇太后
好黃帝老子之言景帝與外戚不得不讀
貴尚之據此乃景帝好之今言文帝何也
得非竇后之所以好者亦由文帝好之歟
班固揚雄傳贊云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

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
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皆有是言則文帝
亦好老子但不如好刑名為切耳
每搜訪遺逸之士解其義者或告曰河濵有
老人人莫知其姓名呼為河上公嘗誦道德
二篇請試咨之帝聞之乃遣使問以經旨老
人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帝乃命駕請之帝
降輦致恭公倨坐於草廬中帝不懌因謂曰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域

中四大王居其一子雖有道猶朕民也不能
自屈何大高乎公撫掌大笑坐躍去地數十
丈止於太虛之中俯而荅曰余上不在天中
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帝乃知其爲神
人即稽首禮謝曰朕以寡德纂承先業材小
任大懼不克堪雖治世事而心勤道德直以
愚昧未燭厥理惟蒙道君有以教之公乃授
帝素書二編曰熟研此則所疑自決無事多
言余著此書已來一千七百餘歲矣凡傳三
人并子四矣言畢雲霧四合天地晦冥失公
所在

今有河上公廟在陝府之北并文帝望仙
臺遺迹並存神仙傳謂河上公騰虛又言
起霧而去或以此言爲誕因謂老子說經
當周昭之時至文帝之日無千七百年併
以爲非然漢邊韶作老子祠堂碑稱老子
自羲皇已來世爲聖者作師而內傳載舜
時爲師號尹壽子作道德經即是經其來

久矣尹喜雖請老君著書何妨老君重述
舊典乎公所授素書二編即道德正經也
既蒙慧光加被則心靈自悟何假詮說今
世所傳河上公注老子者蓋後人誤以著
爲注遂依倣而託之耳唐劉知幾修三教
珠英亦謂老子無河上公注蓋秦漢以前
經典並無注解況云吾道甚易知又安用
自加詮釋耶
孝武皇帝好道慕仙徧祠名山冀有所遇而
黷武不已縱欲無厭老君命西王母與上元
夫人同降其庭察其精誠隨機而開誨之王
母謂之曰夫欲修身當先營其氣太仙眞經
所謂行益易之道益者益精易者易形也能
益能易名上仙籍不易不益不離死厄行益
易者常思念靈寶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
愛精固氣氣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神神
化爲液液化爲髓行之不倦神精充溢爲之
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脉五

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
易形形易則變化變化則成道成道則爲仙
人矣上元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聞汝數招
方術祭山嶽祠靈禱河亦爲勤矣勤而不獲
實有由也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
胎性賊五者截身之刀鋸刳命之斧斤也雖
復志好長生不能遣茲五事徒爾自勞但得
小益以自搘拄耳若自今已往寫汝五性反
諸柔善明務察下慈念矜寬惠貧卹寡薄賦
愛身常爲陰德救濟死厄去諸淫養汝神放
諸奢慶至儉勤齋戒節飲食鳴天鼓飲玉漿
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冀耳乃遣侍
女紀羅容到扶廣山敕青眞小童出三天太
上所撰左右六甲靈飛致神之方欲以授帝
青眞回報曰阿昌言受教承阿母相邀詣劉
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下降於臭濁不審起居
比來何如侍女紀羅容至云尊母欲得金書
祕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

劉徹輒封一通付信且徹雖有心寔非仙才
詎宜以傳泄於行尸乎昌近在帝所見有上
言之者甚衆云山鬼哭於叢林孤魂號於絶
域典師歸而族有功忘兵勞而縱白骨煩擾
黔首淫酷自咨罪已彰於太上怨已見於天
氣囂言互聞必不得度世也奉尊見救不敢
違耳王母笑曰言此子者誠多然帝亦不必
推也夫好道慕仙者精誠志念齋戒思愆輒
除過一百克已反善奉敬眞神存眞守一行
此一月輒除過一千徹念道累年心亦勤矣
累禱名山願求度脫校計功過殆已相掩但
自今已去勤修志誠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
復奢淫暴虐使萬兆勞殘寃魂窮鬼有破搖
之訴流血之尸忘功賞之辭耳夫人乃起立
執玉笏及鳳文之蘊仰天而呪曰九天浩洞太
山耀靈神照玄微清虛朗明清靈者妙守氣
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眞成役神形辱安精年
榮授徹靈飛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

可以步虛可以隱形長生久視還白留青遊
犯洩漏禍必旋傾反是天眞必沈幽冥爾其
戒禍敢告劉生言畢夫人一一手摘所施用
節度以示馬王母授以五嶽眞形圖帝拜受
併以寶函奉安於栢梁臺帝自受法六年意
氣清暢自謂神眞見降必當度世恃此不修
至德更興臺館勞弊萬民殺伐不休路盈怨
歎至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天災栢梁臺眞
形圖并靈飛經籙十二事及自撰所授凡十
四卷并函並失累祈王母不復降矣至天漢
二年八月壬辰老君復遣衛叔卿來見帝時
帝閒居殿上忽見羽衣星冠乘雲車駕白鹿
而至帝驚問爲誰荅曰中山衛叔卿也帝曰
子若是中山人乃朕臣也可前共語叔卿忽
焉不知所在帝甚悔恨即遣梁伯至中山推
求之不得見但將其子度世還見帝帝問云
汝父今在何所對曰臣父少好仙道不交世
事委家而去已四十年矣云當入太華山也

帝復遣梁伯與度世共之華山尋之至絶巖之下望見叔卿與數人博戲於巖上紫雲覆之白玉爲床又有數仙童持幢節立其後度世望而再拜叔卿曰汝何爲來度世曰帝甚恨前日倉卒不得與父言今故遣使者梁伯與度世共來願更得見父也叔卿曰我前爲太上所遣欲告帝以大災之期及救危厄之法國祚可延而強梁自貴不識眞道而反欲臣我不足告語是以去耳今當與中黃太一共定天元吾終不復往也梁伯還奏帝悔之

太史公司馬談尤明老子之道嘗論六家之要指著于史記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爲陰陽者使人拘而多畏爲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爲墨者儉而難遵法家嚴而少恩名家苛察而善失眞唯老氏之敎稱爲大

道焉曰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有爲有度無度因物與合賢不肖自明白黑乃形在所欲用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輝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是以先黃老而後六經焉

前漢藝文志云道家者流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

本朝歐陽文忠公崇文總叙云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人南面而治不可易也或不究其本棄去仁義而歸

之自然以因循爲用則儒者病之伊川程
先生訓蒙新書云今異教之害若道家之
說則更無可闢唯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
深先生世之儒宗言爲天下法豈欺我哉
孝元皇帝初元五年丁丑四月三日老君以
天皇大帝命賜仙人茆盈神璽玉章盈字叔
申咸陽南關人生於景帝中元五年丙申年
十八委家學道入常山採芝术而食常誦道
德經及周易六年聞西城總眞王君有道逕
往求師登高陟峻超榛冒險卒遇之遂得執
巾履之役凡十七年不敢懈怠王君使盈主
領衣書籙章復三年乃將盈同乘九蓋之車
造白玉龜臺謁西王母王君稽首而進王母
曰總眞今乃挾肉人以登靈臺不亦勞乎王
君笑而不答因目盈起拜請乞奇要盈乃叩
頭再拜曰盈小醜賤生枯骨之餘敢以朝菌
之質竊求積朔之期是以負笈幽林貪師所
生王君哀盈丹苦見授治身之要服炁之法

師重見告宜更妙訪求長易之益豈圖今日
遭遇一覩聖姿願賜長生之術警悟於行尸
之身王母授以玉佩金璫之經太極玄眞之
法修習三年王君又賜以九轉還丹一劑謂
之曰子道已成可以返矣後當授爾仙任於
吳越也君乃辭歸侍父母其鄉里先有枉死
雖久塟者皆敕地司令其還生在家晦迹五
十三年後父母俱終行喪如禮二弟固裹並
仕漢朝固爲威武太守裹爲上郡太守同日
之任餞送者車馬塞途盈時已得王君密旨
報以外舉之期因徧告送客曰吾雖不作二
千石亦當有神靈之職來年四月三日當之
官諸君能來顧如今日否衆皆欣然相諾時
元帝初元四年也明年送客如期而集數倍
於前是日老君以天皇大帝命遣逸域宮繡
衣使者冷廣子期授盈以神璽玉章太微天
帝君亦遣三天左宮直御管條賜盈以八龍
錦與紫羽華衣太上大道君遣協晨大夫石

叔門賜盈以金虎眞符流金之鈴金闕聖君
命太極眞人使正一上玄王郎王忠鮑丘等
賜盈四節燕胎流明神芝長曜靈飛夜光洞
草使拜而食之佩璽服衣正冠北首帶符握
鈴而立四使者告盈曰食太極四節隱芝者
位爲眞卿食金闕燕胎玉芝者位爲司命食
東宮流明金英者位爲司録食長曜靈飛者
位爲眞伯食夜光洞草者主總左右御史之
任子已盡食之矣壽同天地當爲司命上眞
東嶽卿君都統吳越之神仙綜帥江左之山
源也言畢使者各去須臾五帝君各乘方面
色車從羣官來下受大帝之命授盈司命東
嶽上卿眞君之冊加九錫以紫玉爲版黃金
刻之文曰惟盈虛挺遠朗幽躭妙玄爰自童
蒙散髮北山靜心林澤精思求神登峻履谷
艱尋師門擲形絶嶗投軀萬津丹誠率任肆
其天然遂造明匠乃受靈篇剪髮祝脆殘首
截身帶索自樂不恥飢寒所適唯道所保以

眞情昭上帝感激太玄今故授盈位爲太元
眞人領東嶽上卿司命神君君平心正格秉
操金石丹心矯衆棲神高映今故報盈以玉
鉞緑旌八威之策使盈征伐源澤折衝萬神
君寒凍林谷味玄仰眞思激窮岫啓心精誠
今故報盈以紫毳之節藕敷華冠使盈招驅
萬靈封山召雲君棄家獨往離親樂仙契闊
嶮巇冬徂山川今故報盈以繡羽紫帔丹青
飛君使盈從容霄階携旁命王眞君步驟深藪
足履危刃心躭志尚曾不懲憚今故報盈以
斑龍之輿素虎之軿使盈浮宴太空飛輪帝
庭君披榛併景寒凌霜雪心求明眞不戰不
慄今故報盈以曲神寶蓋瓊幃玉室使盈遊
眄九宮靜神溫密君遠利遁榮無疲於心潛
形幽嶽靜思萬林今故報盈以流金火鈴雙
珠月明可以上聞太極通音上清君眞心高
靜淫累不經素挺皓映內外坦平今故報盈
以錦旌繡幡白羽玄竿可以呼召六陰玉女

侍軒君慈向觸物陰德萬生春蟄動之毛皆念
經營令故報盈以鳳鸞之簫金鐘玉磬可以
和神虛館樂眞舞靈君飢渴養神艱辛求眞
萬物不能致其惑千邪不能毀其淳令故賜
盈紫琳之腴玉漿金瑰可以壽同三光刻簡
丹瓊也盈標領清玄紫瑋八映心暉重離神
躍太霞實眞人之長者故以太元爲號君九
德既備感積太微天人虛白不期同歸令酬
九事以報往懷盈心神方朗四靈所棲丹誠
啓煥秉眞不迴正任全固鑒无照微令屈宰
上卿總括東嶽又加司命之任以領錄圖籍
給玉童玉女各四十人以出入太微受事太
極也治宮赤城玉洞之府盈其莅之動靜以
間時年百二歲君既受策將駕龍輿顧謂人
曰眞道隱迹不應表顯動耀視聽吾令所以
爾者欲以誘勸二弟令其追慕也且令天下
有心者皆知向道耳二弟聞吾此去或釋官
委祿來尋我令當權停江水之東句曲之山

也言畢乃登羽車旌幢鬱鬱參駕龍虎浮空
而去二弟聞君昇仙皆棄官還家永光元年
渡江尋君於句曲君教以變祜潤骨之法二
君精勤備至積二十四年盈又啓王君賜以
九轉還丹服之成道至成帝永始三年丁未
乃將二弟同詣金闕下請聖君受書於是太
上遣朱宮使者賫紫素策中君曰太上天眞
書言咸陽茅固家于南關厥字季偉受名當
仙位爲定録兼統地眞使保舉有道年命相

關勤恭所莅四極法令宮館洞臺治丹陽句
曲之山固其昌之動靜察聞又曰盈固弟衷
挺業該清雖晚反正思微徹誠斷馘六天才
穎標明今屈司三官保命建名總括岱宗領
死記生位爲地仙九宮之英勸教童蒙開導
方成教訓女官授諸妙靈莅治百鬼典崇校
精開察水源江海流傾封掌金谷藏録玉漿
監植龍芝洞草夜光治于良常之山帶北洞
之口鎮陰宮之門使者授書訖盈與二弟舞辭

金闕而歸所治之鄉至哀帝元壽二年庚申
八月十八日己酉司命君與二弟別曰吾今
去當任職不復數相往來要當一年三月十
八日十二月二日期邀吾師及南嶽太靈赤
眞人來過此山有好道者待我於是吾自當
有以教訓之乃與王君並駕同之赤城玉洞
舊傳載司命受錫飛昇並在二弟金闕受
書之後竊疑傳誤且如之句曲登羽車杖
紫毫之節文武官數百人未受錫命安得
有此已未飛昇如何將得二弟詣金闕耶
孝成皇帝河平二年甲午老君化身下降遊
于琅邪郡曲陽淵
今潤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定州亦有曲
陽山有神溪水海州有曲陽城北有羽潭
水壽州有曲陽城又有北溪水而干吉與
其弟子宮崇並琅邪人必海州曲陽也
時北海人于室後改名吉世好道術忽得痼
疾經十餘年百藥不能愈乃晨夕焚香哀告

上天願賜救度老君感其精誠乃令仙人帛
和爲賣藥翁羽行市中吉往問之帛謂曰卿審
欲得疾愈者明日雞鳴時來大橋北木蘭樹
下當教卿愈疾之方明日雞鳴吉往到其處
而帛已先在怒曰不欲愈耶去明日夜半時
來於是吉初夜便往候之久而帛至乃出素
書二卷赤界青首朱目號太平青領書以授
吉曰此太上老君太平經也卿得此書非但
愈疾而已當得長生化行天下吉拜受訖踴
躍悲感其疾頓除老君復降親授其旨遂編
前經成一百七十卷
按後漢書云初順帝時琅邪人宮崇詣闕
上獻其師干吉於曲陽淵水上所得神書
百七十卷皆縹素朱界青首朱目號太平
青領書言吉親受於老君今道家太平經
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爲部
每部一十七卷縹青白也素縑也以朱爲
介道首幖也目題目也太平經曰吾書中

善者悉使青首而丹目合乎吾之道迺丹
青之信也青者主生仁而有心赤者太陽
天上之正色也
吉得其旨遂以修身養性消災治疾無不驗
者其要曰夫人之生也天付之以神地付之
以精中和付之以炁人能保精愛神護炁內
則致身長生外則致國太平又曰人臣之行
當上愛其君欲其長生為人子者當念父母
畏其將老風化其意使之入道常為求索奇
方殊術以奉君親為人弟子者當念録師恩
夫人生於父母成道德於師得尊榮於君每
念君父師將老無以復之或行學更事賢明
求奇方異法而資益之此乃應太古上皇最
善忠臣孝子順弟子也人皆為之則天下太
平矣有心之人所作皆善言行精實心自剋
責灑心易行感動於上受天施恩輒言報謝
精專不怠得致神仙其方曰吾字十一名為
士丙午丁巳為祖始四口治事萬物理子中

用角治其右潛龍勿用坎爲已人得見之壽
長久居天地間活而已治萬百人仙可待善
理病者勿欺紿樂莫樂乎長安市使人壽若
西王母比若四時周反始九十字策傳方士
蓋神丹奇策可以奉君父師者焉又出科戒
祭酒之法以付吉吉後奉經行道分布弟子
置男官女官廣化人民四方歸嚮
後漢孝章皇帝元和二年老君復降詰責吉
曰吾前授汝道助國扶命憂念萬兆而自頃
以來諸男女弟子託吾位號貪財縱欲驕倨
自大嫉賢妬才更相是非皆不當爾故來語
汝吉稽首伏地叩頭百下曰唯唯願太上赦
既往之罪容臣修將來之善從今日已往不
知當何以救諸男女弟子之譴謫老君曰汝
善聽善聽人生雖壽萬年不持戒律與老木
久石何異寧一日持戒爲道德之人而死不
忍犯戒而生持戒者上補天官尸解昇仙世
人雖爲王公上至帝皇脫有重罪無益魂神

可不痛耶明奉吾戒以教授之乃爲說一百
八十戒訖又語吉曰往古仙聖皆從此得道
道本無形從師得成道不可廢師不可輕吉
稽首受命再拜而謝
按後漢襄楷傳云楷孝威帝時復上書言
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
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
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嗣不興楷言多切
直帝不能用章懷太子注引太平經興帝
王篇曰眞人問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致
太平其可聞邪神人言但順天地之道不
失銖分則立致太平元氣有三名爲太陽
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爲天地人天有三
名日月星北極爲中也地有三名爲山爲
川與平土人有三名爲父母子政有三名
爲君臣民此三者常相得腹心不失銖分
使其同憂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
也云云靈帝即位以楷言爲然太傅陳蕃

舉楷方正不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致
禮清平中與荀爽鄭元俱以博士召不至
范曄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
人而張衡亦云天文歷數陰陽占候今所
宜急也郎顗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
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
所以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者也
吉後寓居會稽孫策平江東見士民事吉如
神遂招爲客留軍中將士多疾疫請吉噀水
輒差將士咸崇仰吉旦先拜吉而後朝策策
怒乃收吉責數曰天久旱水道不通君安坐
船中作鬼態束吾將士敗吾部曲今當相除
即縛吉暴使請雨曰若能感天今日日中大
雨者當相原不者加誅俄而雲興雨大注策
竟殺吉將士涕泣欲收葬俄失其尸策尋爲
許貢伏客所傷覽鏡見吉在鏡中策大驚擲
鏡大呼創裂而死吉尚周旋人間百餘年然
後仙去

安帝永初二年戊申二月老君降于泰山遣
泰山使者雅羽以車騎召江夏善士劉圖欲
使校定天下簿籍圖至見老君當殿南面而
坐太山君居東西向九天仙君居南北向八
極天君居西東向命圖與官屬校定天下名
籍三日而畢老君欲示圖以罪福報應乃令
羽將圖入地獄凡至八十一重圖見其父在
獄受苦出告老君爲父哀求乃命釋之又令
將圖至天堂見太清宮中金臺玉殿音樂自
然仙眞多著青衣執金簡歌誦經文觀畢遣
回圖因此得道遂爲道士後亦仙去
順帝漢安元年壬午正月十五日老君乘雲
車羣仙侍衛降于蜀之臨邛鶴鳴山張陵修
鍊之所敕神人呼陵至前謂曰子祖張良積
功致德垂福後嗣子命應爲道主即授以新
出正一盟威祕籙俾除蕩六天故炁以清化
天下及朝拜日月高奔鬱儀結璘之訣令修
習之自是百姓翕然奉之爲師弟子户至數

萬民有疾患官災隨事輪米絹絲綿雜器紙
筆樵薪之屬以贖罪并疏其過惡而懺謝之
誓不敢復犯災難隨解由是民皆樂從莫敢
爲非

按後漢劉焉傳云張魯字公期初祖父陵
順帝時學道鶴鳴山中受其道者輒出米
五斗陵傳子衡衡傳魯魯自號師君其來
學者初名鬼卒後號祭酒各領部衆衆多
者名曰理頭皆教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
但令首過而已諸祭酒各起義舍於路置
米肉以給行旅民夷信向之朝廷就拜鎮
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韓遂馬超之亂關
西民奔魯者數萬家時有人地中得玉印
者羣下欲尊魯爲王魯却而不受魯自在
漢川垂三十年曹操伐之軍至華陽魯曰
吾聞君子不以所以養人者害人欲舉漢
中降其弟衛率衆固守操入南鄭以魯本
有善意遣人慰安之拜鎮南將軍封閬中

侯待以客禮封魯五子爲列侯魯卒謚曰
原侯子冨嗣又典略曰熹平中漢中有張
脩爲太平道張角爲五斗米道太平道師
教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使病者家
出米五斗以爲常故號五斗米師也後角
被誅脩亦亡魯因其人信行脩業遂增飾
之教起義舍又依月令春夏禁殺按五斗
米事見正一法文起於正一眞人今道家
醮祭所謂命米者是也天師當順帝時已
著於蜀而張角張脩乃在靈帝熹平中則
二張蓋皆倣天師之法故三家皆號五斗
米道張角所謂似是而非者也故世呼爲
米賊晉王氏世奉五斗米道王逸少玉潤
帖云頃者艱疾良由民爲家長凡爲治官祭酒則稱民所謂領戶化民是也不能克已勤修多犯
科戒以至於此民唯歸誠待罪而已此乃
奉五斗米道首過之詞也
初陵後名道陵字輔漢以光武建武十年甲午正月

十五日生於餘杭之天目山七歲能誦道德
經後爲書生博綜五經通河洛象緯之文章
帝元和二年乙酉以博士召不起時年五十
二自謂儒學無益於年命乃歎曰人生幾何
老死將及不能復經生死之苦遂散其門人
行學長生之道隱居于雲錦山今信州龍虎山是也和
帝永元四年壬辰就拜諫議大夫辭疾不拜
帝復以三品印綬駟馬車徵爲太傅封冀縣
侯陵語使者曰爲我謝天子九霄之上無何
有之鄉金闕帝君業已爲之臣矣惟清靜寡
欲天下自治何以臣爲遂轉入嵩山齋戒念
道常誦道德經積九年精感老君遣神人夢
中告云中嶽石室中有上古三皇天文黃帝
九鼎大丹經五嶽眞形圖子可往拜受之竟
而異之乃入石室中果得天文寶經黃帝九
鼎丹法而陵家素貧無貲可鍊聞蜀人朴厚
可教化且多名山乃將弟子入蜀於鶴鳴山
隱居既遇老君遂於隱居之所備藥物依法

修煉三年丹成未敢服餌謂弟子曰神丹已成若服之當沖天爲眞人然未有大功於世須爲國家除害興利以濟民庶然後服丹即輕舉臣事三境庶無愧焉老君尋遣清和玉女教以吐納清和之法修行千日能内見五藏外集萬神乃行三步九迹交乾履斗隨罡所指以攝精邪戰六天魔鬼奪二十四治改爲福庭各之化守降其帥爲陰官先時蜀中魔鬼數萬白晝爲市擅行疫病生民久罹其害自六天大魔摧伏之後陵所其鬼衆散處西北不毛之地與之爲誓曰人主於晝鬼行於夜陰陽分別各有司存違者正一有法必加誅戮於是幽明異域人鬼殊途今西蜀青城有鬼市并天師誓鬼碑石天地石日月存焉其誓蓋指此爲約謂天地合日月明乃許法出也

五月一日老君再降授陵以太清中篇經目九卷金液丹經三十六卷太清中經室中祕要二十四卷玄女祕妙經素眞經始陰經九

日辨變化教授鍊眞玄洞之法開明大經玉策
山記圖錄山海大戒河洛圖讖精繁靈思幽
微歷藏苞中萬金内外黃庭内外太清玉策
幽經五行精微東并沐浴經天鏡地鏡明鏡
山鏡等經變景經合景内視經九天元譜九
天元洞九眞中經五老寶經丹簡墨錄上下
齋品戒文太一金液經眞一守玄經三元中
胎素靈中經金闕帝君青童内經洞玄眞經
三皇内文宣化思道成敗觀戒三五飛步魁
罡妙經遁甲山圖明禁地錄鬼曆諸法凡九
百三十卷符文七十卷合一千卷
老君復命陵驂侍龍駕至崑崙閬風金墉七
寶臺時玉晨大道君遊處其間老君將陵朝
禮玉晨於是敕青童等付陵天師印綬使按
千二官章仍賜雌雄二劒二儀交泰冠驅邪
帔魚鬣服符錄契令經戒法律使助國扶命
養生制惡陵拜受畢復還
建康元年甲申天師徙居閬州雲臺山十月

五日老君再降授以正一盟威經三業六通之訣及三洞衆經歲月二齋法皆披靈寶五篇自然天書大字為旨要妙經令宣教十方天人并甲子庚申八節三元五臘三會皆當沐浴齋戒設獻禮念祈謝愆犯落滅黒簿超度九祖齋直之法

威帝建和二年戊子正月七日天師納趙昇為弟子又降十二神女化鹹泉為鹽井後因名郡為陵以旌其功

後改為仙井監今為隆州也

永壽元年乙未歲正月七日老君再降命陵同遊成都老君駕龍車陵乘白鶴頓下五雲至太昊玉女修丹之所地祇湧出同捧一玉局高可丈餘以為寶座老君登座為說北斗削死注生之法至十五日又說南斗陶魂鑄魄之功

南北二斗經乃二侍眞人叙述其事而為經也老君既去玉局復入地陷為井今在

成都子城内號玉局觀
後又至鹿堂山授陵以制六天斬邪之文
永壽三年丙申陵年一百二十三歲也九月
九日日中老君遣五帝使者持玉冊降雲臺
山授陵正一真人號繼有五色雲龍來迎遂
與弟子王長趙昇同昇天
延熹八年己巳八月甲子帝夢老君乘華蓋
寶車降于殿庭乃遣使詣陳國苦縣致祠禮
焉敕陳相邊韶撰碑文云老子為周守藏室
史當幽王時三川實震以夏殷之季陰陽之
事鑒喻時主孔子以周靈王二十一年生學
禮於老聃計其年紀聃時已二百餘歲孔子
卒後百二十九年謂周太史儋為老子莫知
其所終其二篇之書稱天地所以能長且久
者以不自生也厥初生民遺體相續其死生
之義可知也或有谷神不死是謂玄牝之言
由是世之好道者觸類而長之以老子離合
於混沌之氣與三光為終始觀天作讖升降

斗星隨日九變與時消息規矩三光四靈在
旁存想丹田太一紫房道成仙化蟬蛻度世
自羲黃以來世為聖者作師班固以老子絶
聖棄智禮為亂首與仲尼道遠述漢書古今
人表檢以法度抑而下之與楚子西同利二
者之論殊矣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也延熹
八年八月甲子皇上尊德弘道含閎光大存
神養性意在凌雲是以潛心黃軒同符高宗
夢見老子尊而祀之于時陳相邉韶典國之
禮材薄思淺不能測度至人辯是與非按據
書籍以為老子玄虛守靜樂無名守不德危
高官安下位遺孔子以仁言辟世而隱居變
易姓名唯恐見知夫日以幽明為節月以虧
盈自成損益盛衰之原倚伏禍福之門人道
惡盈而好謙蓋老子所以見隆崇于今為時
人所享祀乃其逃祿處微損之又損之之餘
祚也顯虛无之清寂光天地而生乃守眞養
壽獲五福之所致也敬演而銘之其辭曰於

惟玄德抱虛守清樂居下位執祿弗營爲繩
能直屈之可榮三川之對舒憤散逞見機而
作需郊出垌肥遁之吉辟世隱聲守一不失
爲天下平處厚不薄居實含榮稽式爲重金
玉是輕絕嗜去欲還歸於嬰浩然歷載莫知
其情要以无爲大化用成進退无恒錯綜其
貞以知爲愚沖而不盈大人之度非凡所訂
一作評 九等之叙何足纍名同光日月合之五
星出入丹廬上下黃庭背棄流俗含景匿形
包元神化呼吸至精世不能原知其死生天
人秩祭以昭厥靈羨彼延期勒石是旌十二
月再遣中常侍管霸詣苦祀老君九年建濯
龍宮於芳林園以文罽爲壇飾淳金釦器設
華蓋之座用郊天樂帝親祠老君以浮圖釋
氏配享焉
按東漢西域傳云天竺國一名身毒其國
修浮屠道和帝時遣使貢獻至威帝延熹
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

夢見金人長大項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
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
色帝於是遣使之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
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
此頗有奉其道者後威帝好神仙數祀浮
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范曄論
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張騫懷致
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
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
誘莫不獻方奇納異質露頂肘行東向而
朝天子故設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
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籯金而賜龜綬
後服則繫頸頸而釁北闕立屯田於膏腴
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不絕
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
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
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
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

領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及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威帝又脩華盖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談天言大蝸角喻小也）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

通人多惑焉蓋其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
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唐通典西
域總序云杜環隨鎮西節度使高仙芝西
征天寶十載至西海寶應初因賈商船舶
自廣州而還所過著經行記云諸家纂西
域事多引諸僧遊歷傳記如法明遊天竺
記支僧載外國事法盛歷諸國傳道安西
域志竺法維佛國記曇勇外國傳智猛外
國傳支曇諦烏山銘翻經法師外國傳玄
奘西域傳之類皆盛論釋氏詭異奇迹參
以他書則皆紕謬故多略焉
靈帝光和二年己未正月朔旦老君敕太極
眞人三洞法師徐來勒等同降於天台山老
君乘八景玉輿從官千萬正一眞人侍焉老
君自號太上玄一眞人眞定光為洞經高玄
法師命侍經仙郎王思真披九光玉韞出洞
玄大洞靈寶經凡三十六部以授仙人葛玄
及上清齋法二等其一絕羣獨宴靜氣遺形

冥心之齋入聖昇虛之法也其二清壇肅侶
依按真儀先拔九祖次及家門後謝己身也
并三籙七品齋法三籙者曰金籙齋調和陰
陽保鎮國祚曰玉籙齋保佑后妃公侯貴族
曰黃籙齋拔度九玄七祖永辭長夜之苦七
品者曰明真齋超度幽爽解諸冤對也曰自
然齋普為衆生請福謝罪學仙修行之法也
曰三元齋自謝犯戒之罪解者於三官也曰
八節齋謝玄祖及己身之罪滅黑簿之法也
曰洞神齋以精簡為上求仙保國之法也曰
指教齋以清素為貴救疾禳災之法也曰塗
炭齋以苦節為功悔過請福之法也并勸戒
法輪經四十五念無量通妙轉神入定等經
以接玄俾行化於世曰子應常思虛无真人
高上大法王大千世界號曰老子是玄中大
法師焉玄字孝先威帝延熹七年甲辰四月
八日生父仕漢為尚書玄始生有支道紀者
高道之士也謂其父曰吾昨聞通玄真人從

大羅天下降君家當為神仙宗伯非常兒比
其父曰仙聖變化不可測願得壽考以為宗
嗣足矣玄生而秀穎性識英明經傳子史靡
不該覽年十餘歲俱失怙恃忽歎曰天下有
常不死之道何不學為因遁迹名山參訪異
人服餌芝术得從仙人左慈受九丹金液仙
經玄勤奉齋科善治病劾鬼兼吐納導引精
思念道故感老君親降授之經法又示以天
府所定世人罪福條目曰感應篇

老君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
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
以奪人筭筭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
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筭盡則死又
有三台北斗神君等常在人頭上錄人罪名
奪其筭壽又有三尸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
輙上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
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減筭其過大小有數
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是道則進非道

則退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心於
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怜孤恤寡敬老懷幼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
濟人之急救人之危見人之得如己所得見
人之失如己所失不彰人短不衒己長遏惡
揚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
求報與人不追悔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
佑之福祿隨之衆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
成神仙可冀也夫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
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若或非義而
動背理而行以惡為能忍作殘害陰賊良善
晦侮君親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誑諸無識謗
諸同學虛誣詐偽攻訐宗親剛強不仁很戾
自用是非不當向背乖宜虐下取功諂上希
旨受恩不報念怨不忘輕蔑天民敗亂國政
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取位誅
降戮服貶正黜賢凌賤逼孤棄法受賂以直
為曲以曲為直以輕為重見殺加怒知過不

改知善不為自罪引他壅塞方術訕謗賢聖
侵凌道德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
胎破卵願人有失敗人成功危人自安損人
自益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竊人之能蔽人之
善形人之醜訐人陰私耗人貨財離人骨肉
侵人所愛教人為非逞志作威辱人求勝敗
人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驕苟免無恥認恩
推過嫁禍賣惡沽買虛譽包貯險心挫人所
長護己所短乘威逼脅縱暴殺傷無故剪裁
非理烹宰散棄五穀勞擾衆生破人之家收
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居人紊亂規模以敗
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見他榮貴願他流
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敗見他室美起心私之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干求不遂便即呪恨見
他失便更說他過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
他材能可稱而抑之埋蠱厭人用藥殺樹恚
怒師傅抵觸父兄強取強求好侵好奪虜掠
致富巧詐求遷賞罰不平逸樂過節苛酷其

下恐嚇於他怨天尤人呵風罵雨鬬合爭訟
妄逐朋黨用妻妾語違父母訓得新忘故口
是心非貪冒其財欺罔其上造作惡語讒毀
平人毀人稱直罵神稱正棄順隨逆背親向
疎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以鑒猥事施與
後悔假借不還分外營求力上施設嫚慾過
度心毒貌慈穢食餧人左道惑衆短尺狹度
輕秤小勝以偽雜真採取姦利壓良為賤謾
驀愚人貪婪無厭呪咀求直嗜酒悖亂骨肉
忿爭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
夫每好矜誇常懷妬忌無行於妻子失禮於
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作為無益懷挾外
心自呪咒他偏憎偏愛越井越竈跨食跨人
損子墮胎行多隱僻晦朧歌舞朔旦號怒對
北涕泣及溺對竈吟詠及哭又以竈火燒香
穢柴作食夜起裸露入節行刑唾流星指虹
蜺輒指三光久視日月春月燎獵向北惡罵
無故殺龜打蛇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

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殃及子孫又諸
横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
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
事以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
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飢鴆酒
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善雖
未成而吉神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
悔諸惡不作衆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
轉禍為福也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
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
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
之又曰功滿三千白日昇天修善有餘坐降
雲車弘道不已自致不死玄稽首禮謝
今天台山桐柏觀有法輪院三真降經之
處及仙公投鬼所築虔誥壇存焉
吳赤烏元年戊午十月朔日甲子日中老君
命九天帝釋持太上三天金簡錫文賜玄為
太極左仙公其文曰揚州丹陽郡句容縣葛

玄先世苦行累劫立功損身布施濟度危亡
轉輪聖域錬神守精志竭道源事師恭肅勤
修匪懈積感太上名注玄都上仙定籍是故
英明智慧誕降德門所以才質玉秀馨蘭清
發天姿逸穎卓然挺拔道謨淵偉獨步羣萃
高辭世榮抱朴尚質注心真仙含元守一散
髮林藪倚巖為室得意山林歡此蓬蓽過中
不餐齋不虧日燒香誦經拜禮靡缺慈心度
人經營不輟志窮微賾大法周悉教世賢愚
莫不解說謙謙和顏常懷欣悅今錫子以丹
錦繡帔飛羅之裙天寶羽服芙蓉晨冠金眞
神虎伏命魔幡所為在意役海召山玄索隱
繙經長齋靜念才思專精苦而不倦今錫子
以八景玉輿駕龍乘雲項生圓光金章玉文
以酬昔德世為道門後賢仰止秉持法輪太
上尊教三天所詮矣玄體德弘遠訓化道俗
普濟羣品大度妙覺功成得名高真信伏巍巍
上聖皇皇穆穆恩盈十方各得所欲也今

錫子位為太上玉京太極左仙公總統三界
六天大魔王之官屬給真仙玉童玉女各五
百人侍直左執九曜之香華右擎太上洞玄
之經龍騎二千遊行上清九宮一年三朝太
上玄都玉京金闕太上錫命天帝承書奉行
依法啓迎如三天舊典時有沙門釋道微竺
法蘭者遠聞仙公得道故來求師焉作禮請
問曰我聞道無先後無古今不審太上老子
與悉達太子其道同異仙公曰本無高下貴

賤形名之殊是以字之曰道太子生於周莊
王時演法毛胡稱釋迦佛胡語也中夏譯曰
仙然教修梵行命盡歸死老子生於天地之
先應化於商宗之世廣宣道教化誘華戎應
物自然永無生滅也法蘭等復問曰佛稱老
子是弟子何也仙公曰老子西入流沙開化
諸國太子受教於老子後成佛果末世愚迷
學佛者排黜老子指父為子倒置後先妄相
毀訾兩失本源矣且佛生右脅則貴右老子

生左脅則貴左左為陽陽主生右為陰陰主
滅至陰無生至陽無滅自然之理也但道法
深祕不傳流俗非天下之至人莫得而聞之
也道微等合掌再拜稱歎曰善哉願聞其道
仙公曰夫人功德未備不求仙佛子等宿命
功滿德備我先世已為子等師夤緣會遇汝
將度世矣乃於天台山立壇授道微法蘭五
嶽真形圖告曰此太上傳命之信執之遊八
方名山三界奉迎又以太上金丹經靈寶自
然五稱寶曜文三皇內文大有妙經天師旨
教金書玉字等凡十卷并太極龍騰芝草一
莖告盟仙官各令佩身命入室弟子鄭思遠
具宣口訣又各惠以仙藥一粒令辟穀除五
味之類可以遠遊名山道微等既受寶經靈
藥不飢不渴願得少留侍奉聖尊仙公曰子
心存我我即可見不必依戀子應登嵩高彼
山諸真後五年復當傳子祕訣成子道矣
西域竺法蘭嘗師事葛仙公所謂僧到赤

烏年者是也步虛經太極仙公傳俱載其
事而晉聶遠曇亮等撰明帝法本內傳五
卷言沙門迦摩騰竺法蘭隨蔡愔至洛陽
明帝永平十四年正月十五日敕尚書令
宋庠引五嶽十八山觀道士楮善信等六
百九十人與摩騰法師於白馬寺燒經鬬
勝帝御行殿在寺南門縱火焚經道經三
十七部皆從火化悉成煨燼道士相顧失
色摩騰踴身高飛坐臥空中廣現神變天
雨寶華在佛僧上大衆咸悅歎未曾有並
吐梵音讚佛功德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
官人士庶等千有餘人出家四嶽諸道士
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陰夫人王婕
妤等與諸宮人婦女二百四十人出家便
立十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內安尼究
尋史傳絕無此事質之典籍方驗其非且
周穆王置道士於樓觀世不過七人漢雖
尚黃老而五嶽諸山尚少宮觀順帝之後

方立祭酒安得明帝時先有道士六百九
十餘人耶況釋教初來中國之人猶未之
信自晉魏以降夷虜亂華信奉之者百纔
一二然未許中國人民為僧晉書云石勒
僭竊中華國號後趙季龍簒立從佛圖澄
之請造寺廟初度國人為僧其著作郎王
度奏曰王者郊天祀地祭奉百神載在典
誥禮有常享但佛是外國之神功不施民
位非天子非諸華所應祠奉往漢明之日
初傳其教唯聽西域胡人得立祠以奉其
神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執
今大趙受命率改舊章華戎制異人神錯
雜今可禁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
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隸例皆禁
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已為沙
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龍怒
曰卿等謂胡法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
宜敬奉朕出自邊戎忝君諸夏至於享祀

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
姓有樂出家者特聽之又唐書太史令傅
奕上疏曰昔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臣
忠年祚長久漢明帝始立胡祠然唯西域
喪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髮
事胡至石符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
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尤足為戒以
此詳之則知東晉以前中國未嘗度人為
僧明矣豈有漢明帝時遽令男女一千八
百餘人俱削髮出家耶又如說燒經之事
尤為無稽切考漢明之時道書尚少琅函
藥笈猶祕上宮成帝時太平經雖降尚未
流傳順帝之世方授正一逮至三國太極
仙公方受靈寶法輪等經三洞四輔由是
始備而天竺當漢魏之際張騫班勇甘英
之傳皆親至其國備寫其風土至於佛之
神化略不及焉漢書云其精文善法亦無
傳述不率華禮莫有典書唐書云天竺文

字學悉曇章妄曰梵天法書貝多葉以記
事而已其間歷晉及十六國南北朝漸次
翻譯撰造日新月盛矣傳奕對唐太宗曰
佛西胡黠人耳欺誑夷狄以自神至入中
國而纖兒幼夫模象老莊以文飾之耳由
是觀之安得明帝時已有築壇鬬燒之經
耶而聶遠等鑿空妄引以誑後人而無識
之徒遂持以為典故故不得不辯也
仙公嘗會諸儒各講明經論張昭問述而不
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其旨如何仙公
曰老子演自然之道化行天下孔子歷聘諸
國仁及齊民其歸一揆太子登嘗問仙公莊
周云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
人論而不議何也仙公曰六合之內囿於形
象陰陽之數猶可致詰六合之外人所希見
渺茫之中太虛之表聖人罔述故存而不論
也登稱善
七年申子歲仙公年八十一八月十五日太

上命從官乘龍麟執九光之節景雲之符驂
駕九龍八景雲輿垂廕華蓋龍幡虎旗來迎
仙公仙公飛轡雲間停駕太虛作五言歌詩
三篇以遺世人其一曰眞人昔遺教愍念狐
疑子嬖邪不信道禍亂由斯起身死而名滅
悔恨何所以罪大不可揜流毒將誰理冥冥
未出期劫盡庶當已轉輪貧賤家或復為役
使六情或不完蹩躠行乞市不知積罪報怨
天神不恃大道常無為弘之由善始吾今巍
巍尊立功所得耳三界稽首禮從容紫官裏
停駕虛空中控龍飛鳳峙臨訣屬素翰粗標
靈妙紀其二曰我今便升天依依諸儒英大
道體虛無寂寂中有精觀者皆云昧窈窈中
昭明莫言道虛誕所患不至誠奚不登名山
誦是洞眞經一諷而一詠玄音徹太清太上
輝金容衆仙齊應聲十方散香花燔煙旃擅
馨皇娥奏九韶鸞鳳儀哀鳴龍駕翳空迎華
蓋曜杳冥蕭條劫仞表帝釋欻降庭八王奉

丹液挹瀨身騰輕逍遥有無間流朗入形名
神童俠侍側自然朝萬靈其三曰飄飄八景
輿飛輪涉天京優游七寶宮相與樂未央七
祖升福堂先賢亦獲生王侯能信謹終爲天
下貞大人體至德一切蒙其成散誕遊山水
吐納和靈津練氣固希夷靜詠道德篇一心
栖玄漠冥感今乃宣飛駕鸞九龍飄飄乘紫
煙暫迂蓬萊宮倏忽已升天偉偉衆眞會眇
眇陵虛玄體固無終劫金顏隨日鮮若能弘
衆妙輕舉升神仙歌畢雲輿苒苒昇天而去
魏陳留王時咸熙元年甲申老君降現於隴
右臨洮郡襄武縣身長三丈著白衣垂素髮
戴金冠告縣人王始曰天下不久當太平及
武帝受禪果天下一統帝乃令於所現處造
太平觀即李宗之故居也
吳興戴洋年十二時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天
使爲酒吏授符籙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崑
崙積石太室常廬衡等諸山既而被謫遣歸

洋自此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末爲臺吏
知吳將亡託病不仕嘗至瀨鄉經老子祠追
思境物皆是洋昔死時所見處因問守藏應
鳳曰去二十年前嘗有人乘馬東行過老君
祠不下馬未達橋而墜馬死者不鳳言有之
所問之事悉與洋同蓋洋由此被譴而謫還
人世也

道士梁諶修道於樓觀精思積年晉惠帝永
興二年乙丑五月五日老君命太和眞人尹
軌降其室授以煉氣隱形之法日月黃華上
經水石還丹六甲祕符等經諶遂能飛行變
化三年丹成白日昇天
後魏道武皇帝好老子言誦詠不倦數召諸
王及朝臣親爲說之天興中儀曹郎董謐因
獻服食仙經數十篇於是置仙人博士
晉安帝天興元年壬寅姚秦之洪始五年也
仙人成公興因行秦土遇道士寇謙之遂師
事之乃隱居華嶽山神忽見告公興曰老君

將下按行山嶽子可加齋勤修公興惕然加
勤香火仰候天文十一月二十三日戊子夜
北斗魁中紫陽文昌赫然而開乃見老君乘
白驎冉冉而下足躡蓮花雙幢舉高三丈侍
從仙人玉女甚衆老君臨駕顧敕公興曰汝
今遊處中嶽可得仙度公興再拜起已不見
明年癸卯二月乃依所敕上白其師寇謙之
遂同過關往嵩高少室居焉老君又降河南
穀水里停駕空中語公興曰吾去歲於華山
東崖令汝來居嵩鎮子自到此意復如何公
興稽首拜謝老君曰嵩少河洛集仙之府遊
龍之淵不可遠去即敕玉女取藥賜公興公
興再拜跪而服之老君曰子服吾藥補塡五
藏神心開朗無不通鑒矣昔以張道陵繼天
師並代干吉道陵昇天之後鬼魔復作中國
統絶非子師誰可任耶

按後魏釋老志云世祖時道士寇謙之字
輔眞南雍州刺史讚之弟寇恂之十三世

孫旦好仙道有絶俗之心少修張魯之術
服食餌藥歷年無效幽誠上達有仙人成
公興不知何許人至謙之從母家傭賃謙
之嘗覲其姨見興形貌甚強力作不倦請
回賃興代已使役乃將還令其開舍南棘
田謙之樹下坐筭興墾發致勤時來看筭
謙之謂云汝但力作何為看此二三日後
復來看之如此不已後謙之筭七曜有所
不了惘然自失興謂謙之曰先生何為不
懌謙之曰我學筭累年而近筭周髀不合
以此自愧且非汝所知何勞問也興曰先
生試隨興語布之俄然便決謙之歎伏不
測興之深淺請師事之興固辭不肯但求
為謙之弟子未幾謂謙之曰先生有意學
道豈能與興隱遁乎謙之欣然從之興乃
令謙之潔齋三日共入華山令謙之居一
石室自出採藥還與謙之謙之貪藥不復
飢乃將謙之入嵩山有三重石室令謙之

住第二重歷年興謂謙之曰興出後當有
入將藥來得但食之莫為疑怪尋有人將
藥而至皆是毒蟲臭惡之物謙之大懼出
走興還問狀謙之具對興歎息曰先生未
便得仙正可為帝王師耳興事謙之七年
忽謂謙之曰興不得久留明日日中當去
興亡後先生幸為沐浴自當有人見迎興
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謙之躬自沐浴明
日日中有叩石室者謙之出視見兩童子
一持法服一持鉢及杖謙之引入至興尸
所興欻然而起著衣持鉢執杖而去先是
有京兆灞城人王胡兒其叔父亡頗有靈
異嘗將胡兒至嵩高別嶺同行觀望見金
室玉堂有一館尤珍麗空而無人題曰成
公興之館胡兒怪而問之其叔父曰此是
仙人成公興館坐失火燒七間屋被謫為
冠謙之弟子七年始知謙之精誠遠通興
乃仙者謫滿而去

興事謙之凡七年而仙去謙之守志嵩高精
專不懈元魏明元皇帝神瑞二年十月乙卯
忽有二神人衣翠羽之衣冠紫金之冠乘龍
持節告謙之曰太上老君至矣須臾聞音樂
之聲漸近仰望見玉衡車一乘金剛為輪驂
駕九龍威儀赫奕神仙導從彌滿虛空集止
山巔仙官五人侍立於前謙之見有五宮門
忽然而開仙樂交奏老君坐白銀花之座敕
仙伯王方平引謙之前立謂曰往辛亥年吾

得嵩嶽鎮靈集仙宮主趙洪政等表云自天
師張道陵去世以來地上曠職修善之人無
所師授以卿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軌範
堪處師位故來觀汝授汝天師之任賜汝雲
中音誦新科之戒吾有經戒自開闢以來不
傳於世今運數應出汝宜宣吾新科清整吾
教佐國扶命以化羣生除去三張之弊租米
稅錢及男女合氣之術時老君停駕雲中三
日賜謙之經戒凡九卷專以禮度為首而加

之以服食閑錬又遺玉女長容等十二人教
以服氣導引之訣自是氣盛體輕顏色殊麗
太常二年正月十五日老君再降賜以新科
符籙七十卷號曰並進八年癸亥歲十月十
五日又遣玄孫上師眞人牧土宮主李普文
降嵩嶽延謙之入仙宮授以天宮太眞太寶
元州眞師治鬼師化民師繼天師等四籙及
賜仙冕天衣符籙圖文并壇治又授以太平
素經一百卷皆眞文大字上師手書令以甲
子年奉經入國行化又賜以天果六枚食之
遂絶火食

按後魏光釋志云李普文老君之玄孫昔
居代郡桑乾以漢武之世得道爲牧土宮
主領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萬
里有奇蓋曆術一章之數也其中爲方萬
里者有三百六十嵩嶽所統廣漢平土方
萬里以授謙之作誥曰吾處天宮敷演眞
法處汝道年二十二歲除十年爲童蒙其

餘十二年教化雖無大功且有指授之勞
今賜汝遷入內宮太眞太寶九州眞師治
鬼師化民師繼天師四籙修勤不懈依勞
復遷賜汝天中二眞太文籙劾召百神以
授弟子文籙有五等一曰陰陽太官二曰
正府眞官三曰正房眞官四曰宿宮散官
五曰並進籙生壇位禮拜衣冠儀式各有
差品凡六十餘卷號曰籙圖眞經付汝奉
持輔佐此方太平眞君出天宮靜輪之法
能興造克就則起眞仙矣又地上生民末
劫垂及其中行教甚難但令男女立壇守
朝夕禮拜若家有嚴君功及上世其中能
修身鍊藥學長生之術即爲眞君種民藥
別授方鋪鍊金丹雲英八石三將之法皆
有決要上師李君手筆有數篇其餘皆正
眞書曹趙道霞所書古文鳥迹篆隸雜體
辭義約辨婉而成章大旨與世禮相進擇
賢推德信者爲先勤者次之又言二儀之

間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六宮宮有一主
最高者無極至尊次曰至大眞尊次天霞
地載陰陽眞尊次洪正眞尊姓趙名道隱
以彭時得道牧土之師也牧土之來赤松
王喬之倫及韓終張安世劉根張陵近世
仙者並爲翼從牧土命謙之爲弟子與羣
仙結爲徒友幽冥之事世所不了謙之具
問一一告焉
太武帝始光元年甲子歲師遵教敕奉其書
獻之四方翕然歸向而朝廷猶未全信司徒
崔浩博達之士也奇其言因師事之遂上疏
曰臣聞聖人受命則天瑞應而河圖洛書皆
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神人對接手筆
燦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有昔漢高祖雖復英
聖四皓猶不屈節今清德隱仙不召而至斯
誠陛下佯蹤軒黃應天之符也豈可以世常
談而忽上靈之命乎臣切懼之帝欣然嘉納
即命有司詣山奠幣因迎致其餘弟子在山

中者帝見師不食甚加敬重又見符籙心彌
欽信乃建玄都壇起靜輪天宮依儀大會師
與弟子皆服仙衣天冠光儀璀璨帝欲授師
洎弟子以高壽皆確辭不受帝乃處以方外
之禮敕師及門弟並列在王公之上不聽稱
臣於是顯揚新法宣布天下大闡清靜無為
之化別擇大家子弟有德業者一百二十人
為道士
十七年庚辰師於嵩嶽立壇行道為帝祈福
老君命授帝太平眞君之號并賜冠服符籙
師還具奏遂改元為太平眞君大赦天下三
年壬午歲謙之奏曰今陛下以眞君御世建
靜輪天官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應登受
符書以彰聖德帝從之遂親至法壇受符籙
備法駕旗幟皆尚青以從道家之色自後諸
帝每即位皆受籙焉
梁武帝天鑒三年四月八日親製捨道文云
弟子經遲荒迷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

法令捨舊醫歸憑正覺寧在正法中長淪惡
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上天正願諸佛證明
菩薩攝受又敎云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
來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
凡成聖其公卿百官宜返偽就其捨邪入正
右並見于釋氏法苑珠林吁爲人上者而
古今先後之不知眞偽正邪之莫辨其欲
免身弑國亡烏得焉夫釋迦生於周莊王
之世壽止七十有九老子生於商高宗之
時周公亦生於商之季相去數百載安得
皆爲弟子乎不知用夏變夷返指黃老周
孔爲邪一何繆歟至其後蕭瑀爲唐相尤
好釋氏太宗切悪之遂降于詔曰朕欲去
偽歸眞除澆反朴至於佛教非意所遵求
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
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
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而供塔
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假餘息於熊

踏引殘魂於崔孺子孫覆亡之不暇社稷
俄頃而為墟報施之驗何其謬也而太子
太保宋國公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
遺風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
違忤君主下則扇習浮華乖棟梁之大體
豈具瞻之量乎宜即去茲朝闕出牧小藩
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太宗聰明英武肇
造區夏其所好惡比之梁武相去為何如
哉可謂筭數譬喻所不能及也又如姚崇
遺令誡子孫有曰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
興執本與什對翻姚興造浮屠於永貴里
傾竭府庫廣事莊嚴而興命不得延國亦
隨滅又齊跨山東周據關右周則多除佛
法而修繕兵威齊則廣置僧徒而依憑佛
力及至交戰齊氏滅亡國既不存寺復何
有修福之報何其蔑如梁武帝以萬乘為
奴胡太后以六宮為厄豈特身戮名辱皆
以亾國破家近日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傾

婦造寺太平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等皆
度人造寺竟術彌街咸不免受戮破家為
天下所笑釋經云求長命得長命求富貴
得富貴刀尋段段壞火坑變成池比來緣
精進得富貴長命者為誰生前易知尚覺
無應身後難究誰見有證且五帝之時父
不葬子兄不哭弟言其致仁壽無夭橫也
三王之代國祚延長人用休息其人則老
聃彭祖之類皆享遐齡當此之時未有佛
教豈抄經鑄像之力設齋施物之功耶且
佛者覺也存乎方寸但平等慈悲則佛道
備矣何必溺於小說惑於凡僧抄經寫像
破業傾家乃至施身亦無所恡遞相欺誑
浸成風俗損耗生人無益亡者道士者本
以玄牝為宗初無趨競之教敬尋老君之
說亦無過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彌遠汝
等勿拘鄙俗輒屈於家夫崇為唐賢相以
功名終始觀其見識賢於蕭瑀遠矣

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實錄卷第五